

## 都江堰观水

■周红英

在都江堰古城，每天游人络绎不绝地从各地赶来，热闹喧哗的街车水马龙，商家兜售拉客的声音不绝于耳。但是，在一个地方，这些喧嚣都被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巨响吞没了。

循着声音，来到一座长长的木质廊桥。桥端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古典楼阁，飞檐斗拱，上书两个苍劲大字——南桥。南桥是跨水通行之桥，也是拦水之坝，还是汇聚各地观光客的观水长廊。一条披挂银色大鳖的大河在呼啸吼着从北方奔涌而来，经过南桥，又在诸多游人的围观注目下向南奔涌而去。

这穿云裂谷、日夜相继的水声是古城之声的千年主角。它就是岷江，四川人的母亲河，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支流之一。

不少游人被这浩大的声音吸引，一路寻来，围在岸边观看。水流势如破竹，雷霆万钧，昭示了巨大的动能和古城的地势。一路往北，表面如履平地，实则是渐行渐高。水就是从更远、更高

的地方，从秦岭，从岷山，从横断山脉，从四姑娘山，翻山越岭、辗转千里汇集而来。

岷江水最初是自由的、野性的，也是泛滥的。2000多年前，秦郡守李冰带领古城人淘滩作堰，掏沟挖渠，将它分流而治，引水入河。从那时起，它泽被下游万顷良田，成就了天府之国的膏腴之地。

眼前，在两岸相隔十来米宽的渠道内，岷江失去的自由和野性化作洪荒之力，在江底搅动、翻滚、推攘，制造出令人生畏的奇景杰作——怒潮翻卷，涡流如沸，浊浪排空，万马奔腾。它怒嚎、嘶吼、呐喊、咆哮，如出山的猛龙，发泄着长久受困的威力。

我凝视着如风雷滚滚前赴后继的洪流，恍惚间感觉这像一个时代的大潮。没有一滴水不被裹挟在这强大的潮流中，唯有如此，一滴水才能抵达遥远的东海。滔滔一江水对于每一滴水的不可抗拒性，正如滚滚时代潮流对于每一个人的不可抗拒性。

## 大千世界

细看江流水，在每一个须臾，总有一股水脱离了主流，有的想攀爬上岸，有的在回旋处试着逆行；有的长驱直入急急而过，有的打着旋慢慢悠悠；有的冲到岸边，被无情打回，又无畏地向中心急流发起搏击。似乎每一股水都有自己的桀骜不驯，都在努力探寻一条自己的路。我在同一处同时投下两片树叶，它们一起落水，顷刻间分道扬镳。如果说水是活物，那么，这一江的活水让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生命体，是很多个生命体，很多股力量；每一股水流都展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；每一股水流，甚至每一滴水，都充当过与大潮博弈的勇士。

夜深人静，南桥游客散去，在旅社里进入了梦乡。岷江水仍在蛟龙般翻滚，虎豹般嘶吼，一往无前。我寄宿于江畔，聆听着那惊天动地、振聋发聩的天籁之音，感悟它蕴含着的丰富内容——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象，至刚至柔的生命力量，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，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涵。

## 生活手记

## 踩在脚底的爱

■夏艳



前段时间，我在整理过冬的衣物时，不经意间在衣柜深处发现了几双手工绣花的鞋垫。它们是我结婚时，母亲偷偷塞进行李箱的礼物。由于天气渐寒，我赶忙取出一双，垫入鞋中。瞬间，那份熟悉而温暖的感觉从脚底蔓延开来。

回忆起童年时光，每当夜色降临，家中的灯光总是显得格外温馨。母亲会坐在那昏黄的灯光下，手执针线，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家人的衣物或鞋垫。那时的我，常常依偎在她身旁，看她灵巧地绣出各种图案，并讲述着那些新奇的故事。那时的我或许还不懂得，每一针每一线背后，都蕴含着母亲对家人深沉的爱与无尽的期待。尽管那时家境贫寒，买不起昂贵的鞋子，但脚底却总是温暖而舒适的。因为总有母亲亲手制作的“妈妈牌”鞋垫相伴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因求学和工作的原因，踏上了远离家乡的旅途，回家的次数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少。每一次当我踏上归途，心中总怀揣着对家的深深思念与眷恋。而在家中，最为开心、最为期盼的莫过于我的母亲。她知道我即将归来的消息后，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她会不辞辛劳地打扫房间，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，只为了让我能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。

此外，母亲还会精心准备我最喜爱的家乡美食，那些熟悉的味道，总能瞬间勾起我儿时的记忆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幸福。回到家的日子，我有时还会看到她绣鞋垫。我劝她别再绣了，年纪大了对眼睛不好，去买现成的就好。但她总是固执地说，自己做的才结实耐穿。我明白这是她以独特的方式，守护着我，陪伴着我。

后来我结婚时，她悄悄将一叠做工精致的鞋垫放入我的行囊深处。待一切安顿妥当后，她才告诉我行李箱里有为我和婆家人准备的鞋垫，让我转交给他们。或许是因为羞涩，她不愿直接向我婆家人表达这份心意。这质朴的鞋垫，承载着她对我婚姻最真挚的祝福。望着这些满载深情的鞋垫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作为远嫁的女儿，我深深感受到了她这份不言而喻的深情与考量，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感激。

这看似微不足道的鞋垫，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母亲深厚的爱。它如同一座桥梁，连接着我和母亲的情感。无论我身在何方，都能感受到家人的爱在默默支撑着我，给予我前行的力量。

穿着垫有“妈妈牌”鞋垫的鞋子，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有力。我深知，我不仅踩在了母亲绣的鞋垫上，更踩在了她无尽的爱与牵挂之中。这份爱，如同一个轮回，从脚底开始，温暖了我们的心房。它让我明白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总有一份爱在默默陪伴着我，成为我永恒的力量源泉。

## 花开诗旅

## 火花

■龚凯健

用一场雪地里璀璨的烟火

换回天边晚霞

东风必须穿越雪花

此刻，我是枝头挂着的一抹霜白

与冬天只有一片雪花的距离

从上到下观赏

雪地上所有嬉戏的身影

都在演绎这部新剧

唤醒一个雪人

或者冰面上一群欢笑

白霜覆盖的草叶

像笑声一样清脆

烟火匿影藏形

却早于星光

旷野中，雪花互不相识

披着洁白的纱衣

如扉页的几笔素描

勾勒纯净的轮廓

孩童在雪地玩耍

足迹已经留痕

轻点，别太急躁

冬夜里，很容易碰出快乐的火花

## 温暖的铜炉子

■王美东

小时候的冬天，可比现在冷多了。

大雪一连下好几天，天地一色，银装素裹。雪停后，屋檐下挂上一排冰凌，又粗又长，又尖又亮。

爷爷老房子的西北角，有个木门通向后面的厨房。冬天一到，西北风一吹，木门带动转轴扭个不停，吱吱嘎嘎作响。爷爷用塑料纸把门板前后封住，但无孔不入的风，还是能从塑料纸的缝隙、门的破洞中钻进屋里。屋里屋外，一样冷飕飕的。

大人们都说，小孩屁股三把火——不怕冷。我和我的堂弟堂妹们穿着棉袄、棉裤、棉鞋，还是冻手冻脚。因为海边的冷，是那种潮乎乎的、湿啦啦的冷，透心寒的冷，让人受不了。

爷爷奶奶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、涕泪横流，心疼得不得了，赶紧拿出铜炉子给我们取暖。

铜炉子，是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置办的。村里没有几户人家有。

铜炉像个宽口的坛子，上盖，下炉，还有一个把手，通体都是纯铜的。上盖像个铜锣，钻了很多黄豆大小的眼儿，便于热气上升，烟雾透出。炉子中间向外有些弧度，可以放很多炭火，也增加了烤火的面积。

奶奶用铁火叉从灶膛里拨出一

些烧红的柴火，铺在炉底。然后在底火的上面，放一些干干的玉米芯。玉米粒都是手剥的，所以玉米芯比较整，能熬火，可以烧很长时间。

我们眼瞅着北门口，盼望奶奶赶紧提着铜炉子进来，早点儿暖和我们冰冷的手脚。

“吱呀”，木门终于开了。奶奶从厨灶间过来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

我们早已将小竹椅、小凳围成一个圈。奶奶在圈中央一放下铜炉子，大家就伸出小手小脚放在盖上烘，放在炉边捂。

火光时起时灭，乍明又暗。轻烟如线如缕，似有似无。草木香亦浓亦疏，若近若远。

“唉啊，烫。”“太烫。”刚才一个个冷得哆嗦，现在一个个被烫得叫出声来。

“小心点儿，祖宗们。”

手脚暖和了，小人儿们就活动开了。我们从上盖眼子里，摁进一些黄豆。或者用筷子挑起上盖，扔一些玉米粒进去。

“啪、啦、啪”，一声声响亮，玉米粒开出花来，黄豆咧开了小嘴。用筷子夹出来吹一吹，趁热放进嘴里，即便沾着一些草木灰也不要紧。玉米香、豆香掺杂着草木香，在齿间流转，在胃底荡漾，又香又暖。

冬日里，铜炉子暖和，家人们都在，温暖的时光让人心生暖意，永远难忘。

## 念念不忘

## 【深冬】

爱上冬树，于我，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它让我懂得了人生路漫漫，春日的风，夏日的炎，秋日的雨，冬日的寒，都是必然要经历的。我能做的也必须做的，就是安稳于日常，浅喜于光阴，保持内心的坚韧，笑对苦难和艰辛，认真过好每一天。

——张晓杰

## 【归属】

梧桐叶在风中轻轻飘落。我看着满地金黄的落叶，仿佛聆听到那岁月深处的回响。是啊，人生得意时，如挂在高枝头的叶子；人生失意时，便如这飘落的黄叶，终将化作尘土。但在这落叶的轮回中，人生的起起落落终会在释然与放下中找到归属。

——张炎琴

#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 【向暖而行】

一季寒风一季歌，一点温暖一点情。大自然是公平的，冬天绝不是秋收冬藏那么简单。一切向暖而行，无论植物还是动物，能在冬去春来相聚的，是天寒地冻中蛰伏生命的升华。冬天是善于思考的季节，深刻的、冷峻的、透彻的、豁达的生命格局只有诞生在寒冬。

——寇俊杰